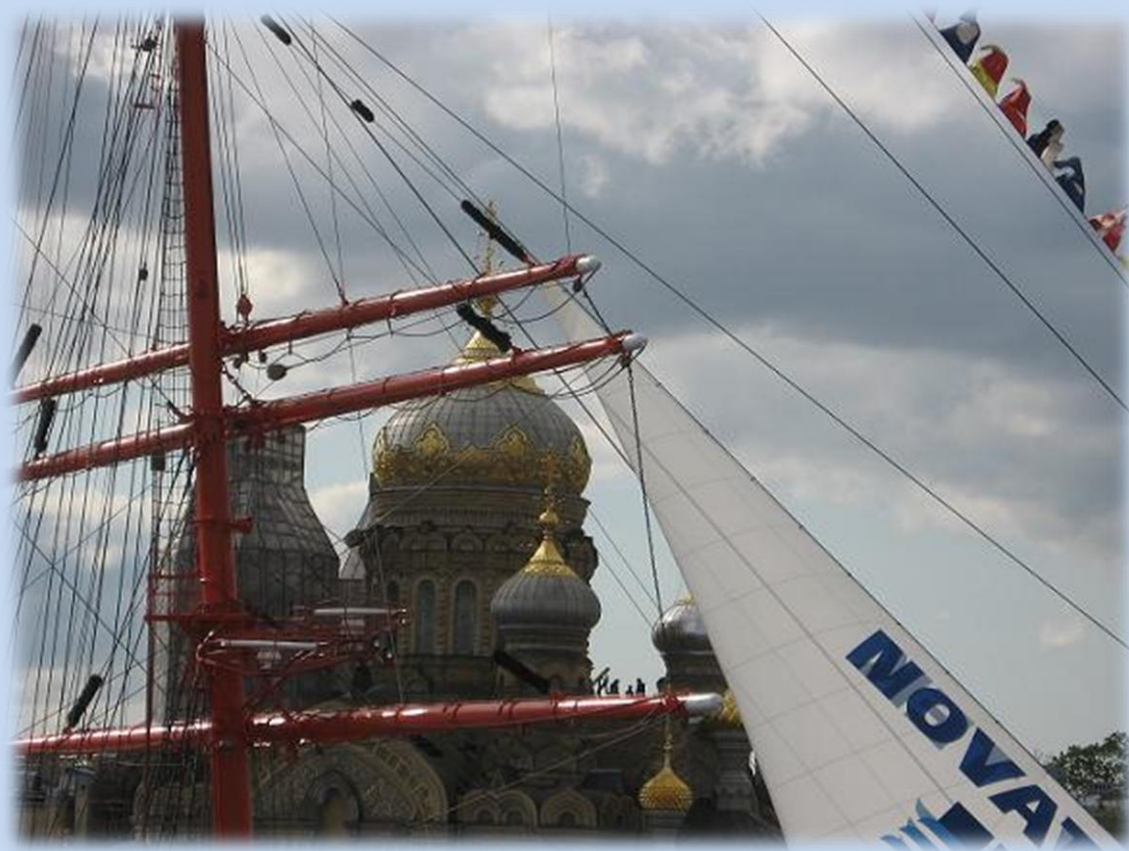




俄罗斯三桅帆船

川沙 1995 年夏 爱丁堡

—

暮色苍荡，飘浮着泛着血色云霞的天幕上，Sedov 号三桅大帆船(Windiammer【1】)挂满风帆高高耸立的三根主桅吱吱嘎嘎伴着海风摆动着，有些像爱丁堡(Edinburgh)市镇那些教堂迎向天空竖着避雷针的尖顶。海平面远处，夕阳把三根桅杆长长的影子投射到和天上的云霞一样泛着血色水光的波涛滚滚的海面，那些长长的黑色影子在广漠的海面不停地随波闪动，就像三条黑色的巨蟒在海面屈身朝远处逶迤爬行。

Sedov 号三桅大帆船静静停泊在东海滨福思湾南岸的 Tictoria 船坞里，这里紧靠苏格兰首府爱丁堡 North Leith 的 Comercial 大街。第二天上午，她将参加盛大的世界闻名的“卡特 萨尔克国际三桅大帆船比赛”(The Cstty Ssrk Tall Ship's Races)赛事。

Sedov 号三桅大帆船由 1921 年始建的德国 Kiel 造船厂制造，出厂后，以 Magdalene Vinnen 的名称航行于欧洲、南美洲及澳大利亚之间，后来易名为 Kommodore Johnson 转卖到北德意志（Norddeutscher）的 Lloyd 航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再度转卖到前苏联，在那里被用来作为海军学院学生的捕捞训练工具，在一次梧鲁吉亚赴南极考察回来后定名为现在 SS Sedov 号名字，Sedov 号大帆船是迄今为止世界上仍在载货航行的最大的一首大帆船【2】，Sedov 号船桅高 56 米，船身長 117.5 米，航行面积(Sailarea)超过 4200 平方米，面布其上的面包房和各式设施的房间，可供航海者十分方便和愉快。在 1999 年的一次大型大帆船对抗赛中，Sedov 号显示出其最大时速可达每小时 17km【3】。

Tictorla 船坞里里外外停满了几十上百艘来自世界几十个国家的古典式巨型三桅帆船，船坞附近海岸公路及山坡上，到处停满英国本土其它城市和欧洲其他国家来此观看比赛的带着拖车的家庭旅游车。已是华灯初上了，人山人海的背着带闪光灯的像机和摄像机的人们，仍在那些打扮得焕然一新，准备在第二天比赛上大出风头的一艘艘三桅帆船上游荡着，那些帆船来自各个国家，它们或大或小，或老或新，千姿百态。



停靠在船坞里的 Sedov 号三桅帆船，船上船下，到处都有些俄罗斯人在兜售前苏联一些工艺品，当然，一定是少不了木制彩绘的大人套中人，中人套小人，小人套更小人的俄罗斯不倒翁，和他们特有的俄罗斯民族风格的头巾等等。前苏联政治色彩浓烈的列宁纪念章，苏联士兵军服上的领章、帽徽、奖章，原苏联士兵的军服、军用皮带和印有标志的苏联水兵 T 恤(那标志有军队的番号，带点艺术性的船锚、船帆图案的 T 恤)。还有些人用卢布在那儿换英镑。随着苏联解体，卢布在那时已经不值钱，人们大概只是出于对于铁幕后前苏联的好奇，或者是对迥然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全球最大的苏维埃社会崩溃后的纪念，再或者看着卢布上图案好看，还是有好些英国人前去兑换一些卢布。

在北京时，我时常看见，永安里光华路一带使馆区附近，一些前苏联人在到处兜售上述玩艺，也许不是出于同情，而是出于对俄罗斯十九世纪文学的托尔斯泰、契柯夫和托斯妥耶夫斯基等作家的爱好，以及对于五、六十年代前苏联斯大林时代高尔基、肖洛赫夫、帕斯捷尔纳克以及《古拉格群岛》的作者索尔仁尼琴等作家的

兴趣，以及对于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在相同相似文化方面的一种真实感的认同和纪念，一些中国人在那儿购买那些纪念品，但大都是一些年龄在四十岁以上的知识分子。

当然，作为一个出生于 1950 年代的出版社长篇小说编辑和作家，最近几次在北京，我都要去买些前苏联的纪念品。我觉得，无论怎么说，在我们这个年代出生的人，因为那个时代的闭关锁国或别无选择，血液里无疑地浸透着苏联文化的影响。这些影响自然好坏都有。当我在 1991 年踏上英国的土地，之后又去到法兰西喧嚣的巴黎时，我感觉到了，那些影响着 19 世纪下半页俄罗斯文学，影响着托尔斯泰、契柯夫和托斯妥耶夫斯基等作家笔端的，经历过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和工业革命的文化在哲学、心理学、文学、音乐、绘画等领域的无限魅力和强大的力量……

在我家书房的书柜里，我摆放着苏联不知道什么地区(不识俄文)运动比赛的锦旅、好几种苏联军官的肩章、帽徽、勋章等等，这些纪念品特别和托尔斯泰、契柯夫、托斯妥耶夫斯基、高尔基、肖洛霍夫、阿赫马托娃、帕斯捷尔克等作家的书籍放在一块。墙上，是已经挂了 20 多年的俄罗斯风景画家列维坦的《深渊》、《金色的秋天》的临摹油画，柴柯夫斯基的交响乐《天鹅湖》乐曲的优美旋律时常在音箱里回荡着。

前苏联文化毕竟深深地感染和熏陶过四十岁以上那几代中国人，并不同程度，不同高度或侧面地对那几代中国人起过作用，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认为那些作用不尽然都是不健康的。苏联卫国战争的英雄卓娅和苏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些作品，不论在任何时代中任何国度，都代表了人类为了和平而战的英雄，和作为真善美而奋斗的典范。

英国著名文学理论家，著名长篇小说《印度之行》(A passage to India, 1924)、《霍华德别业》(Howards End, 1910)、《看得见风景的房间》(A Room with a View)的作者 E M 福斯特(E M Forster, 1879—1970)，曾在他的《论小说》(Aspects of the Novel, 1927。此书为作者应剑桥大学之请所作的一系列“克拉克讲座”的演讲集)里，感叹地谈到过伟大的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他认为，在享誉世界文坛的 19 世纪俄罗斯文学时代，出现在世界文坛的普希金、果戈里、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一系列文学泰斗及他们的作品，如：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林娜》、《战争与和平》为代表俄罗斯文学，与同时期的英国文学、甚至法国文学作品进行比较，俄罗斯文学比之于西欧文学，显然是交响乐与小夜曲之比。

“What do you want?”
 “I believe I have reason to hope that my
 unknown to you?”
 “I had expected something quite different, gazed
 dreamily at him, making no reply, as though he heard the
 Pyotr Petrovitch for the first time.
 “It is possible that you can up to the present have received no informa-
 asked Pyotr Petrovitch, somewhat disconcerted.
 In reply Raskolnikov sank languidly back on the pillow, put his
 hands behind his head and gazed at the ceiling. A look of dismay came
 into Luzhin's face. Zossimov and Razumihin stared at him more in-
 quisitively than ever, and at last he showed unmistakable signs of em-
 barrassment.

“I had presumed and calculated,” he faltered, “that a letter posted
 more than ten days, if not a fortnight ago . . .”

“I say, why are you standing in the doorway?” Razumihin inter-
 rupted suddenly. “If you've something to say, sit down. Nastasya and
 you are so crowded. Nastasya, make room. Here's a chair, thread your
 way in!”

He moved his chair back from the table, made a little space between
 the table and his knees, and waited in a rather cramped position for
 the visitor to “thread his way in.” The minute was so chosen that it
 was impossible to refuse, and the visitor squeezed his way through,
 hurrying and stumbling. Reaching the chair, he sat down, looking sus-
 piciously at Razumihin.

“No need to be nervous,” the latter blurted out. “Rodya has been
 ill for the last five days and delirious for three, but now he is recovering
 and has got an appetite. This is his doctor, who has just had a look at
 him. I am a comrade of Rodya's, like him, formerly a student, and
 now I am nursing him; so don't you take any notice of us, but go on
 with your business.”

“Thank you. But shall I not disturb the invalid by my presence and
 conversation?” Pyotr Petrovitch asked of Zossimov.

“No,” mumbled Zossimov; “you may amuse him.” He yawned again.
 “I have been conscious a long time, since the morning,” went on Ra-
 zumihin. “These familiarities seemed so much like unaffected good-nature
 that Pyotr Petrovitch began to be more cheerful, partly, perhaps, because
 the prudent person had introduced himself as a student.
 Luzhin.



当我 19 岁时由知青进了工厂，工作闲暇时，开始阅读在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图书馆看到的赫尔岑的《往事与回想》，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震撼人心的《怎么办？》时，才开始知道沙皇尼古拉绞杀“十二月党人”的故事，才知道正是十二月党人的所代表的俄罗斯社会正义和良知的精神之光，直接造就了后来影响十九世纪一个时代的思想文化巨人如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涅恰耶夫、米海依洛夫斯基、别林斯基，倘若雷列耶夫，巴枯宁、鲁汇特金、普列汉诺夫、托尔基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等。而后来的二十世纪前苏联文化，正是吸收了他们丰富的文化营养和遗产，才有如高尔基、契柯夫、肖洛赫夫、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等等。父母作为走资派在文革被抄家时，我有幸在阁楼板壁里留存下来布面精装本《俄罗斯文学史》、《苏联文学史》，列夫·托尔斯泰的三巨著，高尔基的《在人间》、《我的大学》，长篇巨著《阿尔达诺姆夫一家的世业》、《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盖有中苏友好协会赠阅印章的《早娅和舒拉》，一张印有红色楷体竖排字符的纸页已经泛黄的“中苏友好协会”邀请参加鸡尾酒会的请柬，俄文版翻译的《牛虻》，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死屋手记》和《卡拉马佐夫兄弟》，六十年代中国人脍炙人口的《契柯夫短篇小说集》等等。文革后期，我十分崇拜地从一本 16 开杂志上找到一尊几乎同样为 16 开契柯夫的相片，非常清晰的黑白照片上，戴着独边眼镜穿俄式燕尾服的契柯夫坐在沙发上，于是乎，沙发上风度翩翩的私人医院医生兼短篇小说作家契柯夫的 16 开像片，就被我请到了我的书房的墙壁上，安放在了一个精致的镜框里，挂在了和毛泽东主席稍次的位置。



那是因为他的《预谋犯》、《跳来跳去的女人》、《挂在脖子上的安娜》、《贝琴涅戈人》，因为他的《胜利者的庆典》、《带阁楼的房子》、《在流放中》、《酷栗》、《普里希别叶夫中士》、《套中人》，因为他《一个官吏之死》中打错了喷嚏的庶务官伊凡·德米特里奇·切尔维亚科夫，《变色龙》里的警官奥丘麦洛夫等等人物形象。当我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高尔基一些小说里的插图，就开始潜移默化地打动着，并润育着我的艺术细胞，那些插图里描绘出的 19 世纪俄罗斯大地，深深地植入了我白纸般的记忆里：冬天的顿河、伏尔加，河岸边那些衣衫烂陋赤臂的造船工、孤独的老人、妇女、儿童，河面老轮船上朝天的烟囱，飘升在铅灰色天空的黑烟，敞胸露怀歪戴帽子斜穿衣的一队队的河岸边黑黝黝的纤夫，耳畔，仿佛还回响着俄罗斯纤夫们集体哼唱着的伏尔加河船夫曲……

庞然大物的 Sedow 号三桅帆船，上上下下，都是些穿着横条纹海魂衫的俄罗斯水兵，他们都有着高大挺拔的身躯，宽宽的肩膀，金发碧眼的脸上，被太阳晒得黑里透红。眼前晃过几个五官轮廓分明，完全还是孩子脸的水兵。在他们满脸雀斑，高鼻子顽皮地向上翘起的脸上，我注意到他们头上戴着后面两条长长黑色飘带的海军帽，仔细看他们白色大帽檐海军帽上的帽徽，仍旧是苏维埃时期的镰刀和斧头样式的图案，让人想起电影《列宁在十月》里，阿芙罗尔号巡洋舰上，那些开炮攻打冬宫的壮烈场面，或是美国电影《红十月号的哗变》(Hunt for Red October)里，那些在海底潜艇上激烈的战斗场面……

噉噉喳喳地，耳畔还响着三桅帆船上，远远近近那些水兵们谈话时，舌尖拖着长长弹音的斯拉夫人的话语音，顿时恍若置身于俄罗斯大地。在五米之内，听他们用常音谈话时，斯拉夫人舌头特有的弹音，有些像这里苏格兰的盖尔人那种不同于英格兰人说话的尾音，让人想着苏格兰人的盖尔人祖先，是不是和彼得大帝的臣民有

着什么血缘关系时，那会让人感觉到，他们是在用一种世界通用的语言讲话（不是近年一些人发明的那种世界语），除了从动作上，欧洲人和北美洲人比亚洲人谈话时更夸张外，非洲人谈话时一举一动动物性更强外，观察英国人、法国人、印度人、日本人、北京人、四川人，现在眼前的俄罗斯人，五米之外听他们用常音谈话时，那种感觉几乎相同。曾经，在伦敦，当我听着不远处两个英国人致烈地争论时，一时的感觉，恍然是在四川自己的家乡，听两个四川老乡在争论问题。

几个穿着紧身服身体结实丰韵的俄罗斯女人嘻嘻哈哈地摇摆过来，人还未到，浪声浪气的笑声，和劣质的香水味却先扑面而来，飘逸的金发下，几双漂亮的大眼睛、深深的海水般的瞳人，边闪烁着十足异域味照在你脸上，那瞳人深处女人的眼神，让人感到既遥远而又近在眼前……她们就站在你的面前，T恤里隆起的乳房在你眼前颤动着，野性泼辣、雌性十足、诱惑在热辣辣、赤裸裸地向你示威，“Are you Japanese?”她们嘻嘻哈哈的嘴里，有些叨着香烟，有些将嘴里的口香糖鼓着乒乓球大小的汽泡噼噼啪啪在空气中爆响着，那口香糖鼓起的气泡在她们年青的、涂着口红的嘴唇上，随着她们肺部的收缩而忽而大忽而小地变着曲线型的乳白色形状，让人想起人类祖先茹毛饮血的场面，或是女人抽搐收缩的子宫外部血红的阴唇，或者男性的避孕套，更让人腹部以下兴奋起来。

然而，分明，她们却又是那般的美丽和遥远。

俄罗斯文学五、六十年代在中国人心目中建立起的苏联姑娘仙女般的形象，似乎在眼前挥之不去，牢牢地印在了脑海里。但是，看着眼前的她们，她们那深及大腿漂亮的深色网眼袜子里塞满了鼓鼓囊囊花花绿绿的英镑、美元、法郎的纸票子，看着眼前就有几个挽着当地英国男人的手臂，嘻皮笑脸成交后，一对对下了船去，让人好不心痛，好不心痛。

然而，她们的脸上，却为什么笑得那么三月的阳光似的？！

通往克里姆林宫的特费斯卡亚大道上，私营的“非洲女皇”时装店、珠宝店、豪华汽车展销厅、夜总会、星级酒店毗邻而列，霓虹灯广告争奇斗艳，当年的克里姆林宫旁各种招牌、名牌时装店内满是俄国的“新生资产阶级”。

上文是美国《新闻周刊》关于今天莫斯科的一段描述，刊物上，同时载文谈到，一位叫思薇坦的俄罗斯金发女郎接受采访时说：“我三个礼拜修一次脚趾甲，一个星期修一次手指甲。”她手上戴着几个翡翠戒指和钻石戒指，每只手腕上戴着金镯子，在美容院做一次全套美容的帐单是一百多美元，另一个前苏联高级官员的太太也时常光顾那家美容院，她自己开了家颇巨规模的房地产公司。会费为每人500美元的莫斯科“上下俱乐部”的夜生活可以用“纸醉金迷”四个字来形容。在那里，俄罗斯以外的外国人几乎无人光顾，因为在那里西方人也“玩不起”。晚上去那里消费的“爷儿们”，在门口把手枪交出来保管后，由头戴巴拿马草帽，肩上斜披子弹带，腰挎左轮手枪的西部牛仔式女带位引领至二楼的脱衣舞夜总会去，一直泡到一个个美女跳到一丝不挂为止。在那里，类似一个名叫迪米特里的光顾客比比皆是，28岁的迪米特里妻儿住在芝加哥，自己在莫斯科有一辆绅宝，两辆劳斯莱斯，一辆雪佛莱跑车，几架飞机。他的事业包括几家银行，几家贸易公司，几家工厂，一晚上，他花掉几千美元根本不在话下。

本世纪初彻底消灭“私有制”的前苏联，今天快速拉开了贫富差距，大多数新贵直接把前苏联垮台时执掌的国营企业据为己有，权钱交易腐败勾当层出不穷，“新

生的资产阶级”出门是价值十多万美元的奔驰 600 轿车，保镖、小秘前呼后拥，在西欧买豪华别墅，子女在西方上学。真是被“糖衣炮弹”把这些“第三代”打得一踏糊涂啊！

政治上上空想乌托邦的最终幻灭，接下来是国家的解体，经济上的全面崩溃和道德上的全面沦丧。

台湾《中国时报》报道了莫斯科内政部登记注册营业的“爱神脱衣舞娘学校”，这所“学校”在莫斯科报纸上刊登的广告上，标题性的语句为“抛弃你的衣服和羞耻，加入高薪的行列！”35 岁的基姆索娃看准自由化后声色犬马生意的事业办了这所学校，已有数百名年轻女子报名，其中不乏 10 来岁的少女由她们贫穷的母亲亲自送去。这些女子在报名时就要参加试脱，她们在母亲或是男友，或是丈夫的陪同下在男性评判人员面前脱光衣服后搔首弄姿一番，以证明其自己有入学资格，创办人基姆索娃是脱衣舞娘出身，她说，她的举动是在改善俄罗斯女子的生活条件，为西方国家训练一流的脱衣舞女人材，报名试脱者要缴 50 卢布，脸蛋、胴体及舞姿及格后，正式入学还要缴纳 3000 卢布充当几个月的学费。办学者说，这些脱衣舞女在学校毕业后，将会输送往西方国家，在那些地方表演一晚脱衣舞，就有 120 美元收入，而她将提成 15% 而已。

前苏联的实际情况是，在经济崩溃的情况下，知识和技能难以为生，女性只能靠原始的肉体赚钱为生，脱衣舞女上床从事性交易与妓女由此应运而生。

1994 年冬天的一个夜晚，莫斯科红场附近“大都会酒店”华灯初上的门廊外，停满了宝马、奔驰和凯迪拉克轿车，着意大利名牌西装的保镖和司机们在吸烟和聊天，手机发出的声音此起彼伏，金壁辉煌的厅内，衣着光鲜的男士和穿金戴玉的女士们，正在把她们的貂皮大衣存入衣帽间。

灯光暗淡的酒店夜总会的几个平台四周，坐满了正在缀饮着香槟和各色酒精饮料的男男女女，雪亮的变着彩光的聚光灯投射在平台上扭动着肢体的金发碧眼的俄罗斯族身姿丰满的女人身上，伴随着音乐旋律和节奏，她变换着她的舞蹈姿势，并一件件地脱去身上的衣服，最后在男人们呼叫声中将大腿根部一条深色的飘带扔向舞池外，将自己一尊雪白的裸体呈现出来。她金色的头发在她旋转的头上飘飞着，山鬼似的雪白胴体在疯狂的音乐节拍下旋转着，前后隆起激烈摆动着的乳房和臀部刺激撩拨着男人们的感官，当她扬起双臂和掀起大腿时，她身上黑色的几何块变换莫测地一阵又阵地聚焦着男人们的眼光，而伏特加、白兰地和威士忌更加剧着那些刺激，让男人们扬一阵一阵的叫喊声，一把把的钞票扔向聚光灯下“裸体的夏娃”，一曲曲舞蹈之后，她竟裸身走向四周的观众，一屁股坐在一些男人大腿上，亲昵之时，让男人将钞票插在她大腿的丝袜内，并且视男人给钱的多少，而决定自己对那个男人当众亲昵的程度……

几曲音乐伴着那个俄罗斯脱衣舞女动作完毕，又换上一个红发栗服更加高头大马丰满的混血儿的几乎还是个学生的女人上场，在一片掌声中几段旋律下来，那学生似的女孩便脱光，随即一忽儿只穿黑色高跟鞋着深色网眼袜，摆臂摇乳全身裸露，在台上台下如履通衢般大摇大摆浪来浪去，几趟下来，她大腿上的网眼袜子里已塞满了花花绿绿的钞票……好一派以前只有在西欧、美国花花世界才能呈现的声色犬马场所！

“您好：先生，您是日本人吗？您需要性服务吗？”

一群几近裸身的俄罗斯女郎在莫斯科大波斯菊酒店娱乐厅里正秋波四溢、美目流盼地招呼着几个馋喘的日本“猫”，其中一个金发碧眼，体态丰腴的凑向一个打扮得花里胡哨，矮个子瘦小日本男人开口招呼起来。

“嗯，多少钱……”

“只需 150 美元，您就可随意和我玩了，先生，您……”

“太贵了，嗯，便宜一点可以吗？小姐……”

“我能让您体味新鲜的俄罗斯味儿，我们比您的日本女子更带劲儿，100 美元，怎么样，先生？100 美元……”

“50 美元怎样？嗯 50 美元……”

“不行的，那样，如果那样，我要赔钱了……”

这位正和日本人讨价还价体态丰腴性感十足，几近全裸的在高级酒店的“国际女郎”，在接下来接受《韩国周刊》记者采访时，用漂亮的英语大言不惭地说道：50 美元她真要赔本了，因为，她一夜“泡”来的收入，要给警察上贡 10 美元，酒店拉皮条的 10 美元，向酒店上交 10 美元……

电影《列宁在十月》里，他许愿道：“面包会有的，马铃薯也会有的……”

赫鲁晓夫在六十年代说：“共产主义就是“土豆烧牛肉！”

今天的前苏联人，他们是否还沉浸在本世纪初那一阵阵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上响起的、炮打冬宫的喜庆礼炮般隆隆炮声中？

不负责任的知识分子们，像一个个掷股子的赌徒似的，把他们孙女们的衣服裤子都输光了！

二

和几乎一个世纪前一样，德米特里 伊凡诺维奇聂赫留朵夫公爵仍旧坐在法庭头一排尽头倒数第二把高背椅子上。

今天，他仍旧用手支着下巴，怎么他还在流泪呢？

那泪水，是从他贵族高傲的头颅上戴着金丝边夹鼻眼镜后面，深深向上帝忏悔的眼罅里涌出来的。



列夫·托尔斯泰长篇小说《复活》插图

怀着一颗诱奸少女的心灵，想着本该坐在被告席，然而，开玩笑的、戏虐的、不公正的上帝，却把他安排在了陪审员席上，和旁边坐在一块的、要在这庄严神圣公

正的法庭上，来“本着良心尽我的社会责任”的他们，和这些素不相识，生活在不同年代的陪审员们在一起。一开始，他们有点相互揣测对方。但他们讲天气，讲春天的季节，有几个讲昨天夜里在一个长长的、长长的梦里到阳曹地府走了一趟，见到马克思的情形。于是，在一种渐渐熟悉了的氛围，他们开始统一了共同的认识：一定要好好地、严厉地惩罚这个整天“过着一种经常违背上帝和人类戒律的犯罪生活的女人”。虽然，陪审员沙皇尼古拉忘记，或是忽略了托尔斯泰在《复活》中严厉地谴责他“这是千千万万妇女不但得到关心国民福利的政府当局的批准，而且得到它的鼓励所过的生活，这是这类妇女当中十个到有九个以痛苦的疾病，未老先衰，过早死亡，作为结局的生活”(作为历史陪审员里的主要角色，忘记了他们的历史责任，忘记了当年他们那些不负责任的理想主义行为在今天产生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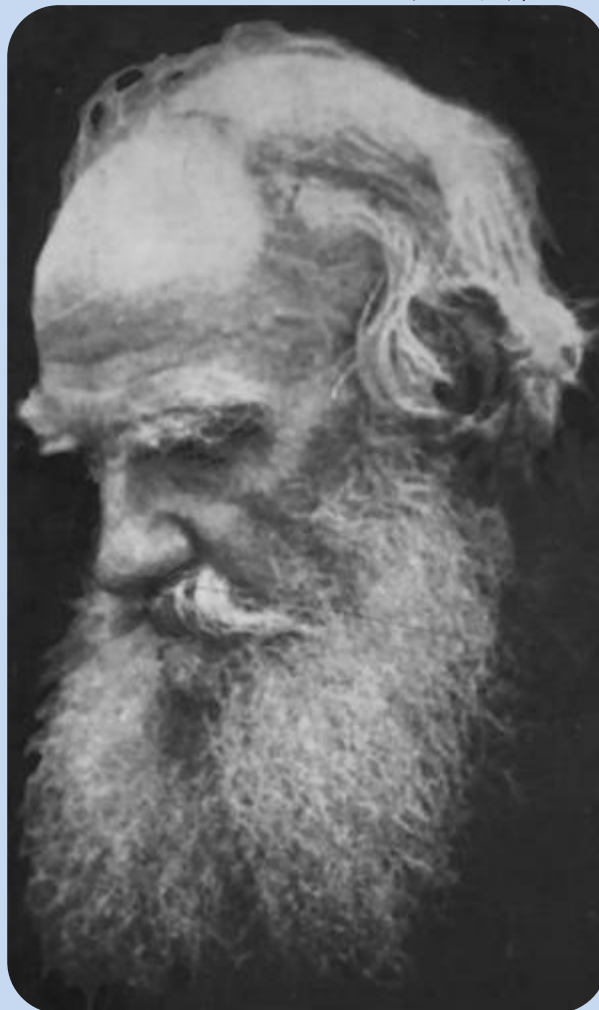
列夫·托尔斯泰长篇小说《复活》插图

聂赫留朵夫公爵看见高高坐在法官席上又高又胖又愚蠢的留着一大把马克思、恩格斯式的、正在变得花白的络腮胡子的首席大法官；灯光似的亮光闪闪的小个子圆圆地瞪着严厉眼睛的第二法官(他恍惚地感觉到，好象是在俄罗斯最后一个沙皇死后没有几年的一部电影上，那人站在人山人海的一个工厂的空地上一辆吉普车挥手，向人们演讲着什么……)

法庭是个长而且大的房间。房间的一端是一个高台，有三层台阶通到高台上去。高台中央放着一张桌子，上面铺着一块绿泥子，边缘上堕着深绿色的禾惠子。桌子后边放着三把有扶手的椅子，橡木的椅背很高，雕着花纹。椅子后面的墙上挂着一个巨大的金边镜框，里面嵌着一张全身的，和真人等比例的将军油画像，色彩鲜明，穿着军服，挂着绶带，一只脚向前跨出一步，一只手扶着佩刀的柄，晃眼一看，仿佛一个真人靠墙站立着，那动势几乎象要从镜框里向你走来，只是有意思的是，那将军肖像的脸部，却有些像十九世纪法国流行的穿插各种舞蹈的沙龙舞，或化装舞会上的面具，又或像中国川剧“变脸”中演员不停变幻的脸，更像伦敦希思较机场候机厅那块显示在旅客面前的登记时刻表上，唏哩哗啦不停地变换着飞机始发站、始发时间一样地变换着将军的脸，那一次轮回着变幻的面部，竟然全是俄罗斯和前苏联的著名统治者：

……莫斯科公国【4】大公伊凡一世、二世、三世、四世沙皇罗曼诺夫，彼得大帝十世，叶卡特琳娜二世、沙皇尼古拉一世……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普烈日涅夫、戈尔巴夫、叶利辛……

列夫·托尔斯泰



左边墙面挂着一个神龛，里面供着头戴荆冠的圣像，神龛前面立着读经台，右边是检察官的斜面高写字台，日历，在写字台的对面，远远有书记官用的一张小桌。

“升堂！”

随着民事执行吏仿佛打算吓唬在场人们的一声响亮的叫喊，所有人全部起立。那时，聂赫留朵夫注意到了那个走进法庭时，让所有男人的眼睛一齐注目到她身上

的，有着白白的脸，亮晶晶的黑眼睛，大衣里隆起高高的胸脯，连官兵也目不转睛地看住她，而此时正带着依顺的神情，挺着胸脯，用含笑的、略微斜睨的黑眼睛照直地看着法官们的，叫“柳包芙”的站在被告席上的女人。

聂赫留多夫公爵在法庭上认出了那张让他失去理性的脸，他认出了站在被告席上的女人，正是那个“半养女半奴婢的姑娘”，那个正名叫叶卡捷林娜，昵称叫卡特犬，爱称叫犬倩犬，更普通的爱称叫卡秋莎的、有一个时期自己爱上了她，过后又抛弃了她，从此就再也没有想起过她。那时，他感到那种回忆过于痛苦，过于明显地暴露他的真面目，表明他这个以正派自豪的人，非但不正派，简直是用下流的态度对待这个女人……他取下夹鼻眼镜，瞧着玛丝洛娃，他的心灵在进行一种复杂而痛苦的活动……

聂赫留多夫公爵从一百年前的俄罗斯沙皇私有制时代开始在《复活》那五十万字里爬行。

他在俄文里爬行，在中文里爬行，在拉丁文里爬行，在英、德、法、葡、意大利、西班牙在几十种文字里爬行。

他在那些几百亿万字里，在千千万万民族、国籍、肤色、宗教信仰、政治理念以及哲学观念不同的人眼里、心里，头脑里爬行。

他爬行了一百年，他爬行过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爬行到了二十世纪末的今天。

他由起点出发绕了一个大圆圈，又回到了私有制的原点。

他钻出来向这个地球一瞧，哎呀！他现在是不是有些满头雾水？！

上帝创造地球东半球这段一百年的历史时，是不是在开玩笑？！

哲学家说世界是螺旋形地运动上升的，一个半世纪以前上帝派到德国那个摩尔人似的腿短身长，满脸大胡子的经济学天才，而在社会上却是个不负责任的胡乱推导公式的人，为什么拿东斯拉夫人以及他们的追随者们几十亿人的生家性命开了一个宇宙大玩笑？！

旋转的水流是不是又流回了原处？！

聂赫留多夫公爵在一百年前列夫·托尔斯泰给他安排的近五十万字的长篇巨著《复活》里，为被诬告犯杀人罪的自己早年的情人卡秋莎、玛丝洛娃奔走伸冤，并陪伴她渡过千难万险，去西伯利亚流放的长途跋涉中艰难地行进。

他在寻求精神上 and 道德上的“复合”。

在亿万读者的心中，他们今天复活了吗？今天的人们还需要那种“复活”吗？

列夫·托尔斯泰在 1899 年，亦即 96 年前出版的《复活》扉页上写着：

《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二十一节至第二十二节：

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道：

“主啊，我弟兄得罪了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第七次可以么？”

耶稣说：

“我对你说，不是到第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

不知世人(尤其是东半球那些满身染遍了红色的几代人们)读了上面《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二十一节至第二十二节的文字之后，能否原谅坐在法庭上的法官大人们和陪审员席上的诸位陪审员们？



三

SEDOV 号三桅大帆船停泊在这苏格兰的维多利亚船坞里，跟这儿停泊的波兰的 Coria 号，葡萄牙 500 岁的 Boa Esperanca 号及 1937 年建的 Sagres 号，荷兰 1917 年建 Costerschelde 号，挪威的 Christian Radich，年青的 Stella Polare 号意大利帆船、Hhistle 号英国帆船，在阿伯丁注册的 Malwlm Millev 号苏格兰帆船。80 岁的德国帆船 Alexander Yon Humloldt 等等几十上百艘帆船停泊在这片船坞里，本月 15 至 18 号“卡特 萨尔克国际三桅大帆船”(The Cutty Sark Tall Ships'Races)将在苏格兰爱丁堡维多利亚船坞旁的海面举行为期四天的比赛；之后，本月 23 号至 26 号，该赛事将随庞大的船队移师德国（Deueschland）的 Bremerhaven 举行比赛；然后又移师到丹麦的 Frederikshavn 海面在本月 31 日至 8 月 3 日进行较量；再然后于 8 月 10 日至 14 日在荷兰（Nederland）的 Amsterdam 海面摆战场；最后全队于 8 月 16 日至 20 日到比利时 Belgium 的 Zeebrugge 举行最后的决赛。

Sedov 号巨型三桅帆船银灰色庞大的船身，跟停泊在旁边的其它三桅帆船比较起来，确实显得其大无比，船正中等距离地立着的三根高高的主桅，每根桅杆上挂有六张巨大的白色风帆，船头船尾也有几组控制风向用来转弯的风帆，船尾则迎风飘扬着俄罗斯三色国旗。

夕阳染红了天边和波涌连天的海湾，海面一片金红。太阳在一片金红的上方轻轻漂浮，太阳上面仿佛流着金淌着银，其时已是伦敦时间 10 点过，由于纬度的关系，英国的夜晚黑得很晚。屹立在维多利亚船坞里的 Sedov 号上，船上船下仍有许多兜售物品的俄罗斯人，一些水手甚至直接将水兵帽扔在地上，示意向参观的游客乞钱，一些俄罗斯妓女和男人嘻嘻哈哈地打情骂俏讲价钱，站在船上，从庞大的船

上向岸上看去，如蚁般的人群在码头上熙来攘去，远处的爱丁堡市已是一片华灯初上。

天水相连处，是一片梦幻的雾。

那一片梦幻的雾里飘浮着的是：

俄罗斯风景画家伊里奇·列维坦画笔下幽静神秘的《深渊》、夕色茫茫的《晚钟》、如泣如诉恍若隔世的《月夜》、十九世纪末凄冷苍凉的《伏尔加河上》及《雨后的纽布斯》。

天水相连处血红的日落的海面上：

叶卡特琳娜二世、沙皇尼古拉一世……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普烈日涅夫、戈尔巴夫、叶利辛……的巨幅半身胸像在飘动。

庞大的 Sedov 三桅大帆船、庞大的沙皇俄罗斯帝国、庞大的前苏联帝国。

一幕幕浩大的俄罗斯及前苏联帝国政治历史话剧渐渐淡入西方沉沉浩渺的维多利亚暗夜。

天黑下来了……

白天的戏快落幕了……

注：

【1】三桅大帆船(Windjammer: a large Sailing Ship)，一种最大型三桅载货航海帆船，区别于 galleon(西班牙大帆船) Clipper(快速帆船)，Schooner(双桅纵帆船)，Catamaran(双体帆船)等帆船。

【2】“卡特·萨尔克国际三桅大帆船”比赛的简介上对 Sedov 号介绍 She is the largest Sailing Ship in the world that Still goes to sea.

【3】Knot:船速的计量单位，1 Knot 为 1 小时行驶 1,853 公尺或 6080 英尺。

【4】莫斯科公国（俄语：Великое Княжество Московское，罗马化：Velikoe Knjažestvo Moskovskoe；英语：Grand Duchy of Moscow），准确翻译为莫斯科大亲王国，是一个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中世纪俄罗斯政权，于 1263 年至 1547 年存在。莫斯科公国作为一个政府，于俄罗斯的记录，被很多西方资料认为起源于 Muscovy。但是，这个名称有时亦应用到沙皇俄国。莫斯科公国最初的领土范围是今天的俄国西北部，为一内陆国，但从蒙古帝国手中成功夺取大量领土以后，便宣称为其的继承者，其后亦宣称其为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的继承者，于是更名为沙皇俄国。

川沙文学简介

川沙，加拿大华人作家、诗人、剧作家。生于重庆，祖籍山东，四川大学毕业。曾任文学编辑、副刊主编及杂志总编辑。1991 年赴英国，1999 年移民加拿大。有小说、诗歌、戏剧、散文及文学理论作品在世界范围内发表。曾任加拿大海龙出版社（Canada Poseidon Publishing House）、《移民世界》杂志总编辑及多家报纸主编、加拿大海龙出版社总编辑，加拿大华语诗人协会会长、加拿大中国笔会会员。现为加拿大大雅文化学院院长、加拿大国际大雅风文学奖委员会共同主席及学术评审委员会执行主席。

主要作品有：

诗选集《拖着影子的人群》（中国作家出版社，2001 年）

短篇小说集《西方月亮》（与人合集，台湾水牛出版社，2004 年）

长篇小说《阳光》（台湾商务印书馆，2004 年）

诗选集《春夜集》（英汉对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年）

长篇小说《蓝花旗袍》（中国花山文艺出版社，2012 年 6 月）

诗歌作品入选美国侏顿出版社《新世纪的语言》诗选集（Language for a New Centure, an anthology called Contemporary Voices of the Eastern World: An Anthology of Poems to be published by W.W Norton in 2007）

诗歌作品入选加拿大加韩 21 世纪文学论坛出版社 VARIETY CROSSING 第 8 卷（VARIETY CROSSING-8th volume, published by Korean-Canadian Literary Forum-21 Press ISSN 1706-9026, ISBN O-9689561-9-X）

原著及编剧的三幕十场大型诗歌舞剧《裙歌》在多伦多大学 O.I.S.E 剧场、多伦多市政府图书馆剧场（York Woods Public Library Theater）及加拿大国家电视台（Canada National TV）剧场三次公演；

原著及编剧的五幕十一场大型歌舞诗剧《合欢》2008 年 11 月 1 日在加拿大何伯钊剧院公演。

被评论作品《川沙诗歌精品欣赏》(主编：李咏吟 副主编：李志雄 范昀 胡孝根，翻译：刘洪，中国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 年 8 月)